

漢語史上範圍量向程度量範疇演變的若干例證及原因探析

魏兆惠

北京語言大學

提要

副詞是量範疇的主要表達方式之一。漢語史上“通、滿、洞、十分、頗、最”等從語義上看這是客觀量向主觀量，範圍量範疇向程度量範疇的轉變，從認知上看，是從範圍域向程度域的投射。據觀察，全量範圍向高程度量的轉變的居多，向低程度量變化的少，從高量值向高量值轉變的居多，向低量值轉化的少。其原因是高程度副詞的語義磨損，成員變化快，從具有相似的語義基礎的全量範圍副詞引入是途徑之一。

關鍵詞

範圍副詞，程度副詞，量範疇，例證，原因

1. 引言

“‘量’是人們認識世界、把握世界和表述世界的重要範疇。”（李宇明 2000: 30），漢語的量範疇是語義的範疇，分類的角度各有不同，據事物所屬的範疇可分出物量、時間量、動量、性狀量、空間量、範圍量、程度量等；據從言語主體是否參與評價，可分客觀量、主觀量。邱述德（1993）早就指出語義範疇相互對立並可以相互轉化：“當典型屬性的量變達到一定程度因而促成語義範疇的轉化時，詞義便產生質的變化，從而形成多義現象。”語義範疇的轉化有一般到特殊，具體到抽象，動態到靜態，有生命到無生命，時間到空間，原因到結果，直接表達到間接表達，主觀到客觀，褒義到貶義等基本類型。

副詞是量範疇的主要表達方式之一，《馬氏文通》（馬建忠 1983 [1898]）指出“狀字”（副詞）的作用之一是“以度事成之有如許者。如許者，言事成而有多少、深淺、厚薄、偏全之各別也”，這個“事成而有多少、深淺、厚薄、偏全”體現的就是量的差別。如“都八點了”和“才八點”，“都”和“才”的出現體現了對“八點”這個客觀量的主觀態度的不同，是表達主觀量的時間副詞。範圍副詞和程度副詞，也是漢語量範疇的主要表現手段，魏兆惠（2016）分析了北京話中“滿”從範圍副詞到程度副詞的變化，那是個案的研究。漢語史上範圍副詞向程度副詞演變反映了範圍量向程度量的轉變過程，這個規律值得進一步挖掘和闡述。

2. 以“通”等詞為例看範圍量向程度量的演變

“通”本是動詞。《說文·辵部》：“通，達也。”《國語·晉語》有“道遠難通，望大難走。”韋昭注：“通，至也。”上古時期引申出形容詞“全部、整個”的意義，如《孟子·告子上》有：“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形容詞的“通”的後面是須有表示空間或範圍的名詞出現，如“國”。

2.1. 範圍副詞“通”，表“共”“皆”義

範圍副詞，分為“總括之辭”（劉淇 2004）和“限量辭”（張相 1977），也就是表示全量的總括副詞和表示限量的限定副詞。“通”在表示“全部、整個”的形容詞的意義上虛化為表示全量的總括副詞。

《漢語大詞典》（羅竹風 1986-1993）《漢語大字典》（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1986-1990）、楊海峰（2015: 79）均認為下例的“通”是範圍副詞：

- (1) 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記·貨殖列傳》）

這個例子轉引自《助字辨略》（劉淇 2004）“通”下的書證，但是頗可疑。中華書局版《史記》為：“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傑諸侯強族於京師。”

從上下文來看，這個句子的大主語應該是“富商大賈”，中華書局版更可採信，這個“通”當是動詞。

《漢語大詞典》（羅竹風 1986-1993）《漢語大字典》（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1986-1990）又舉《漢書》一例：

- (2) 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漢書·佞幸傳》）

這一例也可疑。董賢受寵難歸，需要“引籍”的應該是董賢的妻子一人，用“通”修飾似不妥。《史記·外戚世家褚少孫論》有：“行詔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張守節正義：“武帝道上詔令通名狀於門使，引入至太后所。”

但《漢書》另有一例：

- (3) 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漢書·遊俠傳》）

“妻（與）子”是複數，“通”“共”二字同義連用，均已總括副詞。

(4) 曆佛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後漢書·來歷傳》）

李賢注：“屬，近也。通猶共也，近言共諫，何乃相背也。”再如：

(5) 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於是詔諸尚書通議。（《後漢書·朱暉傳》）

董志翹、蔡鏡浩（1994: 510）就指出中古時期的“通”用在動詞前，表示動作行為是由若干施事者共同施行的，可譯作“一齊、共同”。

這個意義的標誌是，“通”前面的施動者是非常具體的人或物，動作必須有兩個以上的施動者，如“妻（與）子”“諸尚書”等。

東漢末期，“通”也有“皆”之義，後可接形容詞，如醫書中可見“通+顏色形容詞”：

(6) 肝風宜於肝俞灸之，脾風狀，一身通黃。（華佗《中藏經》）

(7) 蝦無須及腹下通黑，煮之反白者，不可食之。（《金匱要略·禽獸魚蟲禁忌並治》）

《漢語大詞典》（羅竹風 1986-1993）將下例“通紅”釋為“很紅”：

(8) 白灰旋撥通紅火，臥聽蕭蕭雪打窗。（宋·蘇軾《書雙竹湛師房》）

這種解釋似乎過於簡單化，這裏的“通”還沒有發展出程度義，還是範圍義，表示“全部”。再如：

(9) 老公相頭通白了。（明·湯顯祖《牡丹亭》第46出）

中古以後，“通”表示“共同”的意義少見，表示“全部”的意義則非常普遍了：

(10) 《傅子》曰：“魏明帝以高山冠似通天，乃毀變其形，除去捲筒，令如介幘。幘上加物，以象山峰，行人使者，通皆服之。”（《隋書·禮儀志》）

“通”“皆”二字同義連用，表明在“行人使者”等範圍內，都流行戴類似的帽子。

- (11)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為然。（唐·韓愈《處州孔子廟碑》）

童第德《韓集校註》（1986: 649）補注：“通，皆也。”

- (12) 那方翰，丘翔，施俊的老婆，通是少年。（《水滸傳》第104回）
 (13) 原是兩個小廝，那個大小廝又走了，止是這個天福兒小廝看守前門，後半截通空落落的。（《金瓶梅》第14回）

“通”從常與“共”連用，表示“共同”義，到常與“皆”同義連用，表示“全部”義。當“通”是“共同”義時，施動者是一個複數名詞或名詞短語，表示“全部”義時，則逐漸成為一個空間或範圍，如例（6）的“一身”，例（7）的“腹下”，例（8）的“火”，例（9）的“頭”，例（10）的“行人使者”，例（11）的“自天子至郡邑守長”，例（12）的“方翰，丘翔，施俊的老婆”，例（13）的“後半截”。

“通”也可表示對數量的統計，即《助字辨略》所謂“總舉之辭”，仍是“全部”義。

- (14) 一歲平分春日少，百年通計老時多。（唐·白居易《春晚詠懷贈皇甫朗之》）
 (15) 沉府縣堂上與管糧官四處比限，每處三限，一月通計十二限。（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史九》）

李泰洙（2003: 510）比較《老乞大》的四種版本，發現了很多細微的差別，其中副詞“通”也有所體現：

- (16) 250A 通該多少？二兩燒餅，一兩半羊肉，通是三兩半。兀的五兩鈔，貼一兩半東。這一兩半沒些眉眼，使的麼？好鈔有，你將去，這鈔大都做料紗使。（古本《老乞大》元代，14-15世紀初）
 (17) 250B 通該多少？二十個錢燒餅，三十個錢羊肉，通是五十個錢。（修改本《老乞大》，明初）
 (18) 250C 共該多少？二十錢燒餅，三十錢羊肉，共該五十錢。（《老乞大新釋》）
 (19) 250D 共該多少？二十錢燒餅，三十錢羊肉，共該五十錢。（《重刊老乞大》）

四個版本很好地體現了表示統計的“總括之辭”從“通”到“共”的替換過程。

2.2. 範圍副詞“通” + 否定詞，表示“完全……不/沒”

明代之後，“通”出現了一種新的用法，常跟否定詞“沒、不”結合，句中也可以出現範圍，這個“通”當然也可以看作是“都”，但是主觀性大大增強，張誼生（2004a）認為這個“通”是加強否定性語氣和情態的“評注性副詞”。

- (20) 只有那潘金蓮，打扮的如花似玉，嬌橫喬樣，在丫鬢夥裏，或是猜枚，或是抹牌，說也有，笑也有，狂的通沒些成色。（《金瓶梅》第 55 回）
- (21) 林氏道：“他有兩夜沒回家，只在裏邊歇哩。逐日搭著這夥喬人，只眠花臥柳，把花枝般媳婦兒丟在房裏通不顧，如何是好？”（《金瓶梅》第 69 回）
- (22) 薛蟠道：“他說的我通不懂，怎麼不該罰？”（《紅樓夢》第 28 回）
- (23) 翠黛日夜哀呼，通沒人采他。（《綠野仙蹤》第 77 回）
- (24) 錦屏道：“我怎麼沒叫？叫了你們五六次，通不理我。”（《綠野仙蹤》第 98 回）

從“全部”到所謂的“評注性”，“通”發生了以下變化：

① 所表示的範圍量從客觀量變成主觀量。表示“全部”義時，無論是表示人、事物還是數字，都是客觀的具體的量範疇，而“成色”“不顧”“不懂”等是比較抽象的主觀的量。

② 所修飾的動詞的主語不一定是空間或範圍，也不一定是表示複數的人，可以是單數的人或事物，如“花枝般媳婦兒”“翠黛”。

③ “通”的語義指向從原來指向前面的空間或範圍，變成指向後面的謂語，原來表示“全部（人、事、物）”，變成了“完全沒/不（回家、用）”等。

這種強主觀性正是程度副詞“通”產生的基礎，二者的差距可謂是一線之間，很容易誤判。郭芹納（2005: 214）舉了多個“通”做程度副詞的用例，特別指出下面一例：

- (25) 從此素姐也通不出房，婆婆也絕不到他房裏。（《醒世姻緣傳》第 48 回）

書中說“‘通’與‘絕’變換使用，其（程度）意義尤為顯明。”其實這個“通”仍是範圍副詞，只不過是帶有“評注性”的範圍副詞。

張誼生（2004a）指出，“否定形式比肯定形式更能體現說話人的主觀性情感；而且，在一句話、一個表述中，否定通常都是信息焦點所在，也是表述的重點所在，

所以，情緒化的發生都出現在否定形式的前面。”因此，和否定詞的結合，是範圍副詞“通”強化否定的手段，也是發生進一步虛化為程度副詞的語義基礎。

2.3. 程度副詞“通”

表示“評注性”的範圍副詞“通”往往用於否定句，表示程度則不僅可以用於否定句，更多的用於肯定句。

(26) 正要上馬，通像是有人從馬臺石上著力推倒在地。（《醒世姻緣傳》第3回）

(27) 樹底下通有些翡翠鳥兒，在那裏上下翻飛。（清·逍遙子《後紅樓夢·寶黛完婚》）

《歧路燈》作為河南話作品的代表，出現了多處“通”用為程度副詞的例子：

(28) 我實說罷，我的心通慌了。（《歧路燈》第16回）

(29) 俺兩個的話，通是費商量著哩。（同上第50回）

(30) 我看這位老兄，通是豪爽。我敬一盅。（同上第45回）

樂星校注、中州書畫社（李綠園 1998）和李穎點校、中華書局（李綠園 2004）出版的《歧路燈》有“通”“統”兩種寫法：

(31) 不是我怕他，他是先父的家人，我通不好意思怎麼他。（第22回）

(32) 紹聞出的館來，欲待去，卻不過是一面之交，既厚擾又要借銀，統不好意思。（第33回）

“通”和“很”的區別在於：“很”描寫的是比較客觀的程度，“通”則待遇比較強的主觀感情，“描述對象的性質狀態是聽話人未知的，或者聽話人已知，但是聽話人在對情況有所瞭解的基礎上依然做出某種違反常理的行為。”（孫豔芳 2018）

“通”做程度副詞在不少北方方言仍有保留，河南南陽（張輝 2013）以及河南中部的魯山（孫紅舉 2012）、漯河（孫豔芳 2018）、與河南臨近的晉語區濟源、溫縣等地有存在，洛陽方言、澠池方言讀為“痛”，陝縣讀作“統”（張邱林 1999）。筆者的家鄉湖北襄陽與南陽接壤，也有這種用法。

(33) 這路通寬嘞，能過好些車！

(34) 學校的人還通不少嘞。

“共同”義和“全部”義的“通”所表達的範圍量是比較客觀的，句子中會出現共同的施事者或者指向的範圍、對象、空間、數量等。“完全”義的“通”雖然還是

範圍，但是從客觀的範圍量到主觀的範圍量，表示事理上的範圍，副詞的語義進一步虛化了。

吳福祥（2017）認為典型的語法化過程的變化之一是“去語義化”（desemanticalization），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抽象性逐漸增加：具體義 > 較少抽象義 > 更多抽象義

主觀性逐漸增加：客觀性 > 較少主觀性 > 更多主觀性

“通”從範圍副詞到程度副詞，就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從有共同的具體的施事者，表示“共同”，到較少抽象義的“全部”，到較多抽象義的範圍副詞“完全”義，到更多抽象義的程度副詞“很”義；從客觀全量到抽象到較少主觀的全量到較多主觀全量，到更多主觀的程度量。

在漢語史上，範圍量向程度量的演變，是很普遍的。以副詞為例，“大、盡、頗、最、滿、十分、多、大、更、洞、都”等就經歷了從範圍副詞向程度副詞演變的過程。

大：

《說文·大部》：“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大”可以表示範圍，義為“大略”：

(35) 民情大可見。（《尚書·周書·康誥》）

也可以表示程度，表示程度深：

(36) 長公主大以是怨光。（《漢書·霍光傳》）

盡：

《說文·皿部》：“器中空也。”可以表示範圍：

(37) 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左傳·昭公二年》）

進而表示程度：

(38) 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晉·皇甫謐《〈三都賦〉序》）

頗：

《說文·頁部》：“頭偏也。”“頗”做程度副詞有表示程度高和程度少兩種。但是表示程度高的應是從表示範圍大的“頗”來的。孟蓬生（2015）舉例：

(39) 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史記·齊太公世家》）

用在動詞前，表示所指對象的“大部分”，可譯為“多”“大都”（孟蓬生轉引自段德森 1990: 964，夏青 1996，蕭旭 2007: 401）。孟文又舉下例：

(40) 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史記·孟嘗君列傳》）（見孟蓬生 2015）

從上下文看“多”與“頗”應該同義，表示大部分。

(41) 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史記·陳丞相世家》）

“莫能聞”說明“頗”表示的是程度高。

最：

《集韻·泰韻》：最，凡也。可表範圍：

(42)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次出擊匈奴。（《史記·霍去病傳》）

後表程度：

(43) 毛詩何句最佳？（《世說新語·文學》）

十分：

本指按照十等分劃分，後用在動詞前表“全部”義：

(44) 預酬多日謝，翻怕十分開。（唐·李建勳《惜花》）

(45)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詩·召南·標有梅序》）唐孔穎達疏：“卒章‘頃筐墜之’，謂梅十分皆落，梅實既盡。”

進而表示程度義：

(46) 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宋·蘇軾《橄欖》）

(47) 世間人有家小、田宅、祿位、名壽……性命非一，自宜十分穩當。（明·李贄《與楊鳳裏書》）

滿：

《說文·水部》：“滿，盈溢也。”本是形容詞。魏兆惠（2016）描述了北京話“滿”從範圍副詞到程度副詞的變化過程。

(48) 什麼“好話”！宋徽宗的鷹，趙子昂的馬，都是好畫兒。什麼“喜事”！狀元痘兒灌的漿兒又滿是喜事。（《紅樓夢》第46回）

(49) 人之初還是狗咬豬，又學會好些山東話，什麼桌子腿兒（帶啣嚙的），銀兒，他說得滿漂亮。（老舍《牛天賜傳》）

洞：

也寫作“迥”。《集韻·送韻》：“洞，通也。”從名詞變成形容詞，表示“中空”之義，如：“太陽不長，心氣內洞。”（《素問·四氣調神大論》）後變成範圍副詞，表示“全部”：

(50) 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後漢書·禮儀志下》）

進而可以表示程度：

(51) 飲酒洞醉，損氣喪靈，五府攻潰，萬神震驚。（北宋《雲笈七籤》第九一）

略：

《助字辨略》：“率也，總舉其疆理曰略，故得為大率之辭也。”

(52) 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三國志·關羽傳》裴注引《江表傳》）

董志翹、蔡鏡浩（1994）：“略，表示範圍的周遍性，可譯作‘全’‘都’‘毫’。”

(53) 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酈道元《水經注·三峽》）

都：

“都”本是名詞，指人群聚居的城邑，引申出範圍副詞“總共”之義：

(54) 置平淮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漢書·食貨志》）

進而作程度副詞：

(55)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世說新語·言語》）

當然，漢語中範圍量範疇向程度量的轉移不僅僅是副詞之間的，也可以是表示空間或範圍的名詞（短語）向程度副詞的，如“格外”。

格外：

(56) 元徽初，東宮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為格外記室。（《南史·張緒傳》）

這裏格外指的是“標準、規格以外”，是名詞短語。

(57) 少年心醉杜韋娘，曾格外疏狂。（宋·侯置《風入松》）

這裏“格外”就是程度副詞了。

範圍量範疇向程度量範疇的關係，在其他語言中也能找到例證，如英語的程度副詞 much、almost、nearly、half、highly、deeply、partly 等在意義上也表示範圍。泰語有一個兼類詞 mak，當形容詞表示範圍，當副詞表示程度。

3. 從範圍量向程度量轉化中的量值變化

“量”是用以把握、描述事物的運動或存在狀態的角度、維度，並具有一定的值（趙國軍 2015）。量值有高量、中量、低量等的差別。範圍量向程度量轉化的過程中量值的大小體現出這樣的特點：多是“總括之辭”向“甚辭”“極辭”的變化，向“頗

略之辭”（《助字辨略》¹）變化的少，也就是說多是全量範圍向高程度量變化的多，向低程度量變化的少。從量值來看，從高量值向高量值轉化的多，向低量值轉化的少；相對而言，總括之辭向“極辭”的變化的少，更多的是向“甚辭”的變化，如“通、滿、洞、頗、十分”都是全量副詞向較高程度“甚辭”的變化。

第一個原因是語義的相通。

“通、滿、洞、十分、多、大、最、頗”等均是從“總括之辭”變成“甚辭、極辭”的。這是因為，“凡是含有超過一定常規量，達到某種常規狀態的詞或者短語都有演變成程度副詞的語義基礎。”（雷冬平 2008: 370）“通、滿、洞、十分、多、大、最、頗”做範圍副詞時都表示超出常規量的，具備向“甚辭、極辭”演變的語義基礎，與“頗略之辭”的語義相差較遠。

但為什麼“略”從“總括之辭”轉化為“頗略之辭”呢？“略”在表示範圍時是“全、大略”之義，常與否定詞“無”結合，如《顏氏家訓》中7例全與“無”結合，如“江東婦女，略無交遊”，《世說新語》中也有7例與否定副詞“無、不”結合的，如“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略”本身可以表示全量，也可以否定副詞一起構成全量，這就使得“略”有了反訓的意味，既表示總括之辭“全”，也表示限量辭“一點兒”，又由限量辭“一點兒”義發展出“略微”的“頗略之辭”。這種轉移仍然是基於語義的相通性的。

第二個原因是“甚辭、極辭”語義較易磨損，需要新的程度副詞來彌補。

從漢語史上看，表達高程度量的詞比表達低程度量的詞多得多。據黃天樹（2014: 179），甲骨文中的程度副詞中，表示高程度有大、深（深）、弘、引、皇、良、多等7個，表低程度有小、少2個；據葛佳才（2005），上古漢語程度副詞表示高程度的有大、至（致）、絕、純、專、獨、尚、正、過、泰、淫、過於、盛、極、上、何其等50多個，表示低程度有大差、略、微、頗、少、稍、小、罕、稍微、略微等10個；據高育花（2007），中古漢語程度副詞表示高程度的有差、獨、篤、過、好、極、精、苦、酷等40多個，表示低程度的有差、粗、略、頗、稍、少、微、粗略、多少、稍稍等10個；據楊榮祥（2005），近代漢語中表高程度的副詞有倍、倍加、不方（妨）、大、非不、非常、非甚、更、更加、好、極等60多個，表低程度的有稍、少、偏、頗、微、稍自、稍稍、少少、略、略略、差等11個；據張誼生（2004b），現代漢語程度副詞中表高程度的副詞有很、更、挺、較、越、稍、略、甚、愈等70多個，表示低程度有稍、略、稍稍、稍微、略略、略微、稍許、稍為、有點、幾乎等10個。

¹ 《助字辨略》將程度副詞分為甚辭、極辭、頗略之辭，即程度最高、較高和程度低的副詞。

可以看出，從古代到現代漢語，“甚辭”“極辭”無論在數量還是成員上變化是比較大的，“頗略之辭”數量少，變化也小、比較穩定。原因之一是“甚辭”“極辭”是量值很容易被磨損，容易發生變化，更替較快。呂叔湘先生很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呂叔湘 1990 [1942]: 148）在《中國文法要略》中指出：“一切表高程度的詞語，用久了就失去鋒芒。”吳立紅（2005）認為，某類詞語或表達方式，在長期使用中會隨著人們認知的變化，逐漸失去原有的固化程度，高量淡化，即所謂程度的磨損。

語義的磨損是語言的共性。房德里耶斯（Joseph Vendryes）列舉了拉丁語、希臘語、法語、德語、英語的大量例證，指出：“經常使用既會磨去詞的形式，也會磨去詞的意義；特別是表情的詞，它的表情價值將會隨著使用而迅速降低，整個詞將會變得黯然失色、棱角盡消。”（房德里耶斯 2012）。

第三個原因是語用方面的，即語言使用者存在求新求異的普遍心理。

“即便有了眾多的程度副詞，也不妨礙他們更鍾愛一個新的程度副詞。”（朱冠明 2005，彭小川、嚴麗明 2006），即使在近代漢語中，表示高程度的副詞有已有倍、倍加、不方（妨）、大、非不、非常、非甚、更、更加、好、極等 60 多個，但是人們還是想通過更新的程度副詞（如“通”）來強調程度義，正如現代漢語已有表高程度副詞 70 多個，還會產生“狂”“超”等新興程度副詞。當然這些新的程度副詞的產生常常以第一、第二個原因為基礎。

如何保持表示高程度，彌補使用過程中量值的磨損呢？漢語中主要有幾個途徑：

① 重疊，包括副詞本身的重疊和副詞所修飾的成分的重疊以及兩者結合起來重疊，如“非常非常、特別特別、最最、頂頂”、“漂漂亮亮、乾乾淨淨、熱乎乎、熱騰騰”、“很好很好、非常好非常好”。

② 程度補語，如“熱得很、熱得要命”，“我只道叫我殺李大媽，喜得不耐煩。”（《繡襦記·試馬調琴》）

③ 產生新的程度副詞，如“超、巨、爆”。

正如房德里耶斯（2012）說，“經常使用會使它們磨損，以至必須發明另外的詞來代替。”“極辭”，尤其是“甚辭”，數量多，且越來越多，現代漢語中還在不停增加，如“超、巨、爆”等都成為最新的程度副詞。在漢語史上，“總括之辭”就成為產生新的“甚辭”和“極辭”的主要來源。

但是相比較而言，總括之辭向甚辭的變化的多，如“通、滿、頗、十分、洞、都”等，只有少數向極辭的變化，如“盡、最”，從全量到較高程度的“通、滿、十分、多”，這也跟量的轉移過程中語義的磨損有一定的關係。

4. 隱喻在範圍量向程度量轉化中的作用

語言中的量範疇是認知上量範疇的投射，是人們對事物量、動作量、時間量、空間量和程度量等量的認知在語言中的映射（黃芳 2016: 4）。其中，從範圍量向程度量轉變中起作用的機制是隱喻。隱喻意義是“兩個類屬不同的語義場之間的語義映射”，是“從一個認知域到另一個認知域”（cognitive mapping）的過程和結果。在隱喻中，本體和喻體之間有一定的“相似性”（resemblance），或是視覺、聽覺的相似，或情感心理、味覺認知的相似，或是生理內部特徵、物體的數量材料特徵的相似，或是外表、形狀空間位置的相似，或是功能的相似等（斯達林切諾克 2017: 60）。範圍副詞到程度副詞就存在量的相似。

隱喻利用一種概念表達另一種概念，而且往往借助於表示具體事物的詞語來表達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說，隱喻一般總是從一個比較具體、形象的認知域投射到一個比較模糊、抽象的認知域。語義的認知域一般有空間域、等級域、時間域、介質域、頻次域、範圍域、關係網絡域、程度域、條件域、原因域、特性集束域等多個領域。這些認知域是有層級的，空間結構是人類認知活動中最基本的概念（Anderson 1971, Heine 1993），也是最高層級的，由空間認知域向時間認知域以及抽象的認知域映像和投射（projecting），這就是人類隱喻認知的過程。

從範圍量向程度量的轉化的時間不一樣，“通、盡、多、頗”在上古時期就已經發生轉化，“十分、滿”則是近代發生變化的。但是它們有共同的語義基礎，最都是跟“空間域”“範圍域”有關係的。上面所列舉的副詞“通、大、頗、盡、洞、滿、十分、多”，有的是從空間域到範圍域到程度域，如“通、大、盡、洞、滿、多”等，有的是從等級域到範圍域到程度域，如“最、十分、頗”等。“通”是從A點到B點的連通，“十分”是一個被劃分為十等分的整體空間，“最”為古代考核軍功或政績時以上者，“略”有田地分界之義，這些基本都是可以通過視覺、觸覺感知的較為具體的語義場。再以“滿”為例，當盛物的容器的邊界逐漸模糊化，原本的空間逐漸泛化，變為可以指一個相對封閉的範圍，這個範圍可以是空間、數量的範圍，也可以是程度的範圍。隨著容器或空間邊緣的模糊化，“滿”的[+容納或被容納]義漸漸消失，[+數量多]義被保留，但不再指容器中的被容納物數量多，而逐漸指範圍的數量或程度的數量多。“滿”就從可以被感知的空間的“滿盈”狀態發展到較為抽象的範圍之大和程度之甚。從可以被感知的空間的“滿盈”到不易感知的範圍的大小和程度的多少，這種變化符合人們從個別到一般、從具體到抽象的認知模式，是從基本的認知域—空間域向下一級的認知域—範圍和程度域的投射和轉移的結果（魏兆惠 2016）。

鳴謝

本文是北京社科基金項目“600年間北京官話副詞研究”（17YYB007）的階段性成果，並受北京語言大學院級項目（18YJ010005）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方言學文獻集成”（16ZDA202）資助。

本文在清華大學“明清官話與方言工作坊”(2018年12月,北京)上宣讀,感謝蔣紹愚、盧烈紅等先生及其他專家提出的寶貴建議。

參考文獻

- Anderson, John M. 1971. *The grammar of case: Towards a localistic theo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ng, Zhiqiao (董志翹) & Jinghao Cai (蔡鏡浩). 1994. *Zhonggu Xuci Yufa Lishi* 中古虛詞語法例釋 Changchun: Jilin Jiaoyu Chubanshe 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 Fangdelyesi, Yuesefu (約瑟夫·房德里耶斯). 2012. *Yuyan* 語言, trans.by Qixiang Cen (岑麒祥) & Feisheng Ye (葉蜚聲).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Gao, Yuhua (高育花). 2007. *Zhonggu Hanyu Fuci Yanjiu* 中古漢語副詞研究 Hefei: Huangshan Shushe 合肥:黃山書社.
- Ge, Jiakai (葛佳才). 2005. *Donghan Fuci Xitong Yanjiu* 東漢副詞系統研究 Changsha: Yuelu Shushe 長沙:嶽麓書社.
- Guo, Qinna (郭芹納). 2005. *Xunguxue* 訓詁學 Beijing: Gaodeng Jiaoyu Chubanshe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Hanyu Dazidian* Bianji Weiyuanhui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ed.). 1986-1990. *Hanyu Dazidian* 漢語大字典 Wuhan: Wubei Cishu Chubanshe; Chengdu: Sichuan Cishu Chubanshe 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
- Heine, Bernd. 1993. *Auxiliaries: Cognitive force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Fang (黃芳). 2016. *Xianqin Hanyu Liangfanchou Yanjiu* 先秦漢語量範疇研究 Chengdu: Bashu Shushe 成都:巴蜀書社.
- Huang, Tianshu (黃天樹). 2014. Tan jiaguwen zhong de chengdufuci 談甲骨文中的程度副詞 In Zhenhao Song (宋鎮豪) (ed.), *Jiaguwen yu Yinshangshi* 甲骨文與殷商史, 179.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Lei, Dongping (雷冬平). 2008. *Jindai Hanyu Changyong Shuangyinxuci Yanbian Yanjiu ji Renzhi Fenxi* 近代漢語常用雙音虛詞演變研究及認知分析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Qing) Li, Luyuan ([清]李綠園). 1998. *Qilu Deng* 歧路燈 Zhengzhou: Zhongzhou Guji Chubanshe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Collated by Xing Luan (欒星).)
- (Qing) Li, Luyuan ([清]李綠園). 2004. *Qilu Deng* 歧路燈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中華書局. (Collated by Ying Li (李穎).)
- Li, Taizhu (李泰洙). 2003. *Laoqida Sizhong Banben Yuyan Yanjiu* 《老乞大》四種版本語言研究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北京:語文出版社.
- Li, Yuming (李宇明). 2000. *Hanyu Liangfanchou Yanjiu* 漢語量範疇研究 Wuhan: Huazh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Liu, Qi (劉淇). 2004. *Zhuzi Bianlüe* 助字辨略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中華書局.
- Luo, Zhufeng (羅竹風) (ed.). 1986-1993. *Hanyu Dazidian* 漢語大詞典 Shanghai: Hanyu Dazidian Chubanshe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1990 [1942]. *Zhongguo Wenfa Yaolie* 中國文法要略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Ma, Jianzhong (馬建忠). 1983 [1898]. *Mashi Wentong* 馬氏文通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Meng, Pengsheng (孟蓬生). 2015. Fuci “po” de laiyan jiqi fazhan 副詞“頗”的來源及其發展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4. 291–305.
- Peng, Xiaochuan (彭小川) & Liming Yan (嚴麗明). 2006. Guangzhouhua xingchengzhong de chengdu fuci “chao” tanwei 廣州話形成中的程度副詞“超”探微 *Guangxi Shehui Kexue* 廣西社會科學 2. 158–162.
- Qiu, Shude (邱述德). 1993. Yuyi fanchou de zhuanhua 語義範疇的轉化 *Waiguoyu* 外國語 5. 1–10.
- Sidalinjenuokeye, Waxili Jienisuoweiqi (瓦西里·杰尼索維奇·斯達林切諾克). 2017. *Xiandai Biaozhun Eyu* 現代標準俄語, trans. by Haiyan Wang (王海燕). Changchun: Jilin Daxue Chubanshe 長春: 吉林大學出版社.
- Sun, Hongju (孫紅舉). 2012. Henan Lushan fangyan de xiangdui chengdu fuci “tong” 河南魯山方言的相對程度副詞“通” *Fangyan* 方言 4. 360–366.
- Sun, Yanfang (孫豔芳). 2018. *Henan Luohe fangyan zhong “tong” lei zhuguanxing chengdufuci yanjiu* 河南漯河方言中“通”類主觀性程度副詞研究 Shanghai: Huadong Shif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Tong, Dide (童第德). 1986. *Hanji Jiaoquan* 韓集校註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 中華書局.
- Wei, Zhaohui (魏兆惠). 2016. Beijinghua fuci “man” de laiyan ji yanbian jizhi 北京話副詞“滿”的來源及演變機制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1. 42–46.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17. Hanyu fangyan zhong de ruogan niyufahua xianxiang 漢語方言中的若干逆語法化現象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3. 259–276.
- Wu, Lihong (吳立紅). 2005. Zhuangtai xingrongci zai shiyong guocheng zhong de chengdu mosun 狀態形容詞在使用過程中的程度磨損 *Xiuci Xuexi* 修辭學習 6. 19–22.
- Yang, Haifeng (楊海峰). 2015. *Shiji Fuci Yanjiu* 《史記》副詞研究 Guangzhou: Shijie Tushu Chubanshe 廣州: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 Yang, Rongxiang (楊榮祥). 2005. *Jindai Hanyu Fuci Yanjiu* 近代漢語副詞研究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Zhang, Hui (張輝). 2013. Nanyang fangyanzhong de chengdu fuci “tong” 南陽方言中的程度副詞“通” In Danqing Liu (劉丹青) (ed.), *Diwu Jie Hanyu Fangyan Yufa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第五屆漢語方言語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65–373.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Zhang, Qiulin (張邱林). 1999. Shanxian fangyan de “tong” yu Putonghua de “hen” 陝縣方言的“統”與普通話的“很” In Fuyi Xing (邢福義) (ed.), *Hanyufa Tedian Mianmianguan* 漢語法特點面面觀, 223–233. Beijing: Beijing Yuyan Wenhua Daxue Chubanshe 北京: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Zhang, Yisheng (張誼生). 2004a. Jindai hanyu qianghua fouding de “bai” “zai” “geng” “tong” 近代漢語強化否定的“白”“再”“更”“通” *Hanyushi Xuebao* 漢語史學報 4. 83–96.
- Zhang, Yisheng (張誼生). 2004b. *Xiandai Hanyu Fuci Tansuo* 現代漢語副詞探索 Shanghai: Xuelin Chubanshe 上海: 學林出版社.

- Zhang, Xiang (張相). 1977. *Shiciqu Yuci Huishi* 詩詞曲語詞匯釋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中華書局。
- Zhao, Guojun (趙國軍). 2015. Liang de gainian yu hanyu liang fanchou xitong 量的概念與漢語量範疇系統 *Huadong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 137–171.
- Zhu, Guanming (朱冠明). 2005. Kouyu zhong xin liuxing de chengdu fuci “ju” 口語中新流行的程度副詞“巨” *Yuwen Jianshe Tongxun* 語文建設通訊 80. 1–2.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ical Change from the Scope Category to the Degree Category in Chinese

Zhaohui Wei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ere was a diachronic change from scope adverbs to degree adverbs, which was a shift from the objective quantity to the subjective quantity and from the scope category to the degree category from a semantic point of view. It was also analyzed as a projection from the scope domain to the degree domain in terms of the cognitive analysis. Most of the changes were from the full range to the high degree, which were mainly caused by the semantic abrasion and the rapid change of adverbs.

Keywords

degree adverb, range adverb, category, examples, reasons

通訊地址：北京 海澱區 北京語言大學 人文社科學部/北京文獻語言與文化傳承研究基地

電郵地址：hustwzh@163.com

收稿日期：2019年4月24日

接受日期：2019年7月19日